

欽定北史

卷之十
五五四六

北史卷五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消難

裴藻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

庫狄干

孫士文

韓軌

段榮

子詔

斛律金

子光美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

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

太尉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尔朱榮

等爲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爲晉州又引爲長史封石

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
爲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
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
搆神武啓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隆之
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爲尚
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
令時西魏攻南兖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
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
貴推訪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
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爲尚

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爲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餽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諡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

告其墓皇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爲閩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賃升爲事或曰父幹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爲弟仍云勃海裔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爲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

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磴竝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請非實邊要見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羣小謹躡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爲王尊以

本官錄尚書事領太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堋土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之啓文宣竝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子媯於楊遵彥前妻帝妹也故遵彥讒毀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旣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

隆之曾與元昶宴語昶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文帝未登庸曰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諡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並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貌

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寃之隆之嗣遂絕乾
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
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
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
託不遂竝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
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
子如初爲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
昌中并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爲尒朱榮所禮封平遙
子稍遷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子與尒朱世隆等走出

京城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齋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旣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爲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

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齋牯牛犢犢在道死唯齋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顛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蝨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

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
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
釁乃啓文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
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
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
疾薨贈太師太尉諡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
名譽子如旣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
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爲北豫州
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

納頗爲百姓所附不能廉潔爲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煥煥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煥之初走朝士疑赴成臯云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邳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初隋武元帝之迎消

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平陳消
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
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
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
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
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
因此獲免子譚卽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軍
坐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爲子如太傅主簿消
難鎮北豫又以爲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

刺史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爲景所殺世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旣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景等竝爲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碁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竝有人才爲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廼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

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愔同爲黃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河清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勳勤膺之雖爲猥雜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爲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畧不爲之禮及彥深爲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

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
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
敬膺之時牽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爲動容直言我患
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遊後進膺之嘗與
棊杳忽後至寒溫而已棊遂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
不飲酒而不愛重賓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弈棊永
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等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
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
十七年竟不愈亡歲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爲御史中
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

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諡曰文節子瑞妻陸令萱姝及
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溫
縣伯諸子亦竝居顯職同遊給事黃門侍郎同回太常
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爲佳吏隋開皇中爲尚書
戶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弟幼之清貞有行武平
末爲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胄祖羅魏
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
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
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

遂有娠暮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湔褻產子必易便
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秦母從之俄
而生秦及長善騎射有勇略秦父兄戰歿於鎮秦身負
骸骨歸忝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
晉州請秦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
督尋領御史中尉秦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
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秦自潼關入四年秦至小
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秦自殺初秦將發鄴鄴有惠
化尼謠云寶行臺去不廻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
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寶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

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
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
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
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
者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
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忝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
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
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
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

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
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
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
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
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
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封長樂郡公歷太保
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
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
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神武造景景恚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

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
甌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
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
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
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
哭不聽打邪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
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
詔祭誥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祭
少歷顯職性麓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爲王祭以父不
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恠遣使就宅問之

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
開門受敕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
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
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
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淦
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
比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
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
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于有武力未仕

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卽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余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旣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

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
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諡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
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
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別
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
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
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畧
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
淮國郎中金造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
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

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

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叡無佗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美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縣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

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于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于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于尔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于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于爲大都督前驅于上道不過家見侯

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平初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所伏而最爲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常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輜輶車諡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

其外二人至孫始竝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
伏敬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
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
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竒之授開
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
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
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
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
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
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

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撈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竝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殺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毒獸竟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及下

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竝爲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沉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尒朱兆於赤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

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
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
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歛
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
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
王渙復以勲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
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
太宰太師諡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
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勲貴子孫中最留
心學問好酒誕縱招飲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

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之杜洛周因奔尔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

瀛州刺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
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所在百姓愛
之神武將圖關右榮稱未可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
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
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諡曰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
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爲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忝
朱兆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
謂彊者得天下之心忝朱裂冠毀冕拔本塞原芒山之

會縉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從亂十室而九
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雖
以順討逆恐無天命詔曰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滯皇天
無親唯德是輔今尔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爲
謀勇者不爲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
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廻賜父爵姑臧縣侯
芒山之役爲賀拔勝所窘詔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
騎不敢進遂免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爲公及征玉壁攻
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
軍劉豐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比來用其

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爲託令軍旅大事竝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詔韶討之旣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

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
奔進破超達軍廻復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
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斬之并
其諸弟竝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
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爲大司馬仍爲
尚書令遷錄尚書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
歸彥遷太傅仍蒞并州爲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
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
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詔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
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

先配中山宮護聞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
隣好韶以爲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爲母請和不通一
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放
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廻
等襲洛陽詔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芒
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韶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爲慮
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羌闖逼是膏肓之病帝仍
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大和
谷與將軍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律斛光
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却引待其力斃下馬擊之周人

大潰洛城圍亦卽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
除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出
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
遣詔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
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詔曰汾北河東
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
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
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
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詔亦請
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詔抽壯

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詔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城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詔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竝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詔竟以病薨賜溫明祕器輜輶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事諡忠武詔出總軍旅入參幃幄功旣居高重以婚媾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

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勲貴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魏黃門郎元瑀妻皇甫氏緣瑀謀逆沒官詔美之上啓固請文襄賜之別宅處之禮同正嫡尤嗇於財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宦達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封平原王位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中山長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

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勲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爲海州

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墮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鄴孝裕尚書左戶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

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己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婁定遠妾董氏大航愛之爲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化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闕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躓者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

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爲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會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落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脫身歸尔朱榮爲別將孝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大夫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

謀太昌初爲汾州刺史進爵爲侯從神武破紇豆陸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爲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可不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景歛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

作屋況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誠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爲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十匹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爲突厥破散慮其犯塞詔金屯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虜可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位右丞相

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金
胷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
爲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卽位禮
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
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
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遙還覆奏
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
子羨及孫武都竝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
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
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

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
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
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萬
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爲侯
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解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
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
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
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卽
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

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爲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太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勲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冰及帝卽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

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美竝復位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桀衆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

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勲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搃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

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瑳瑳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瑳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斗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自

豎班讀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爲斥己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禪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啓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未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

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猶預未決班令武都妾
兄顏玄告光謀爲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
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卽咸陽也
自太廟及光宅竝見血先是三日鼠常晝見光寢室常
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如黑猪從地
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尾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
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旣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
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爲不軌
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
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

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卽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胷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以杖

之一百瑛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
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
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爲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
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焉光居家嚴肅見
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
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
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
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
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
搥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

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卽歸之在西境築定誇
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
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
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懾懾罪旣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
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
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
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歛光死遣
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
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

美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河清三年爲都督幽州刺史

其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美總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自是歲時不絕美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美以虜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拒於海二千餘里其間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粱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遣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美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

爵荆山郡王美慮禍使人騎快騾迎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柳鎖勸豐樂速奔突厥美不從占其夢曰柳者加官鎖者鎖鎖吉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美曰使人裹甲馬汗宜閉城門美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啓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美未誅前忽令其在

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爲美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攘厭數日而有此變美及光竝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卽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美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美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官金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遙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爲懷而厚歛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納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胡可而再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竇泰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竝以外戚近親屬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

成附翼攀鱗鬱爲佐命之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闡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踰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欵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

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旣處威
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沉毅姿戰將
兵權暗同韜畧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
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
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
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
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
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
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
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

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彊隣滅讐
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者歟

北史卷五十四考證

高隆之傳尋以本官錄尚書事○官監本訛宮今改從南本

司馬消難傳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邛崔瞻等皆遊其門○瞻南本作瞻

尉景傳改封長樂郡公歷太保太傅○歷字下監本衍爲字今從閣本刪去

段韶傳軍次芒山下○芒監本訛芸今改從南本諸將莫肯攻圍○肯監本訛可今從閣本

斛律金傳位大羽真○一本作大羽鎮將

光傳懼周兵之逼○逼監本訛遙今改從南本

北史卷五十四考證

北史卷五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三

孫 攀 陳元康 杜 弼 子臺卿

房 謨 子恭懿 張 纂 張 亮 趙起 徐遠

張 曜 王 峻 王 紘

敬顯儻 平 鑒 唐 邕

白 建 元文遙 趙彥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 子慈明 郎 基 子茂

孫攀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

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搢代神武乃引搢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搢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旣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搢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爲軍士逃隱者身

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於是所獲甚衆舉
之計也舉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舉曰我精
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舉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
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舉要其爲誓子昇
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舉悵然曰卿不爲誓
事可知矣舉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
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舉飲酒醉甚而
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貴
贈度支尚書諡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

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
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奉劇飲
奉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
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
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
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
爲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
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
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
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

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
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
筆筆不及凍俄傾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
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歐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
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曠阿
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爲甚况常然邪神武自是
爲之愆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
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
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爲之請神武曰我爲爾不殺
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

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竝被任用張亮張徽纂竝爲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以爲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

交易遍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旣敗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

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景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曷錯前事願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

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決旣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錠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康旣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竝在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厨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叫卽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

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刀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厠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厨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祕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諡曰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諡曰貞昭元康子善藏嗣善藏温雅有鑒裁位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立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爲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異之命其二子楷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先州曲城令爲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居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

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鑠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爭賴房謨諫以免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眼看人曠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柶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

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
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
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
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
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
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
諸勲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
刀按鞘以來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
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鞘雖按
不刺爾猶頓喪寬膽諸勲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

鄙所取處大弼頓頽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爲露布弼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愜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愜成愜若論性體非愜非寬詔曰旣言成寬成愜何得非愜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愜若定是愜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愜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立宗在軍恒帶經行汪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會梁貞陽侯蕭明等

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爲軍
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廐中第二
馬孤恒自乘聊以爲贈又令陳政要可爲鑒誠者弼曰
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
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
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廻破侯景於渦陽
後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
有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王思
政據潁州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
襄曰卿試論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

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
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
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大大而不強強而不
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旣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
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爵爲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
爲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常與
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
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
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
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

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
光龍官韞牘旣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
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卽真教何謂非實邢云季札言
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
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而
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
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
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
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
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

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命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潔爲吏人懷之旣好立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辭曰新注義苑竝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寮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爲譏已高德正居要不能

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以爲恨數言其短
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
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
其憊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蕤及遠徙臨
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竝得還鄴天統五
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贈
驃騎大將軍諡曰文肅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而
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
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瞻仕隋位安
陽令公瞻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
修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
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
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
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及周武平
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朝
臺卿採月令觸類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
奏之賜帛二百疋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拜著作郎
後致仕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竝行於世
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
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沉深內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
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崢山結壘
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
朝廷以謨得北邊人情以爲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
爲脩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尔朱榮啓授行冀州事尋
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
弟毓詣闕孝莊以毓爲都督毓弟欽爲行臺竝持節詣
謨同爲經略及京都淪覆爲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
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

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尔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爲東北道行臺及尔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欵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尔朱不宜先爲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再遷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爲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廷從之徵爲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

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爲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關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爲兗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爲刺史合境欣悅謨爲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飢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

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
大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
爲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
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
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
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
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久之詔復本
將軍起爲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
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爲之
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

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爲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已祿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募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師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爲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諡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爲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

妻子見陵神而有知常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為子列時以謨為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慎言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

齊平恩令濟陰太守竝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
迥亂廢于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爲新豐令政
爲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分給窮
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州諸
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威
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
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天宗廟之
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朕卽拜爲刺史卿等宜師之乃
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
尉遲迥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

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寃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丕朱榮又爲丕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飢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丕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欵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

及倉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
因伏屍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
書記之任天平中爲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
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
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
艇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卽馳小船以釘
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
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琚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
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而驗累
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動力強濟深爲

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黷貨之號天保初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趙起徐遠者竝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沉謹神武頻以爲相府騎兵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卽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平中卒於師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人爲丞相騎兵參軍事深爲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竝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爲御史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挂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天保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驛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劾邳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

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
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已溫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
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簡
王峻字鸞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歷事神武文襄爲
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爲
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
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
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
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

徒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位尚書河清中位南道
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
口配沒詔決鞭一百除名配里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
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
葛榮與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
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
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歛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爲
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
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

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
絃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
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右尚書敬顯雋
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
絃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
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與和中文
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絃冒刃捍禦以忠節進
爵平春縣男頗爲文宣所知爲領左右都督嘗與左右
飲酒曰快哉大樂絃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絃曰長夜
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絃曰爾與紇奚

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絃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絃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爲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討之絃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僞陳而已

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
中聘周使還卽正未幾卒紘好著述作鑒誠二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
舉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
安縣侯出內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兗州刺
史子長瑜武成時爲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
表劾之以貨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爲長瑜獻武成大
悅駿表尋至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
齊亡後負屍歸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

刺史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
通大義不爲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
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
則胡畫以供衣食俄奔尔朱榮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
襄州刺史神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卽授本官文襄
輔政封西平縣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
道築城以防西軍從之尋而魏將楊標來攻時新築之
城糧仗未集素乏水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卽竭鑒具衣
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
示敵人將士旣覩非常勇氣自立楊標敗以功進開府

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
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
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河清二
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愛妾阿劉卽送之
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計不得不
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諡曰文子子敬嗣輕險無
賴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爲晉州行參軍爲井
州總管秦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
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

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爲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
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
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
漢鄉男及從征奚虜黃門侍郎袁猛舊典騎兵事至是
爲割配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
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
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
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
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
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

錢綵邕非唯強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除兼給事中書舍人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

黃門侍郎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敕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爲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爲疲弊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竝從之未幾出爲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

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勲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卽召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爲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平錄尚書事屬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多自決邕恃舊一旦爲孝卿所輕鬱怏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那肱譖愬恨孝卿

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爲帝尋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裨益然旣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

至是大駭物望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

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
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
飼建以馬瘦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
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
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
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
弱俱爲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
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
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諡曰孝文遙敏慧

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召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爲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卽日起爲尚書

祠部郎中孝昭攝政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阼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卽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遙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耻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爲字人之功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

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旣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爲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

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悔
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
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
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
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闕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
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
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
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云六
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
爲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
爲平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
書舍人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
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
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
交游爲雅論所歸服味爽輒自埽門外不使人見率以
爲常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
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
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

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
攝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
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
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
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
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
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
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靜
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
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

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卽日降之便
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
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
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卽解思
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
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
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卽輔贊太子知
後事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
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
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

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貢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旣執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已未嘗以

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
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
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
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
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
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彥深有
七子仲將知名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
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
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
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萬年縣

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
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
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
慈明祖珽子君信竝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
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悅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
爲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
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
嶺重疊若更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
人不覺損幹悅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

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
之天保中爲揚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
子悅到乃命以時開閉人吏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爲
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
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
事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旣無學術又
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
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
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

興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子琮性識聰敏爲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滎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爲長安縣男皇建初爲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卽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姊也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誠之曰唇亡齒寒勿

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崇峻帝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爭異同略無降下大爲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秘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竝秘不舉喪至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然後與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荅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

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別駕封寧都縣伯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別須籌議詔子琮乘傳赴軍與周

將常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內附後主以爲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旣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媪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爲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媪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內省以弓弦絞殺之

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槩聞庫車來以爲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微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爲深交縱其子弟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膺伯李子希榮陽鄭庭堅竝其女婿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具奏此事諸子竝坐此除名太后以爲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慈明字無佚在齊爲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內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

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爲密黨崔樞所
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
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
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義
而釋之出至營門爲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
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
活邪須殺但殺何須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
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忸
惇俱爲尚書承務郎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
戶部尚書黎郡公諡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世充

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兗州刺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爲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貞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

竝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交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爲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尋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旣疎獄訟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

大將軍和州刺史諡曰惠樞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
悲哭哀不自勝初基竝有聲譽爲刺史元嶷所目三賢俱有
義雲爲屬與基竝有聲譽爲刺史元嶷所目三賢俱有
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惟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
達陳畢後竝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

茂字蔚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
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立象刑名之學又就
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羣言至忘寢食家人恐
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歷位保城令有能名周
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隋文帝爲亳州

總管命掌書記周武帝爲象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久茂竊嘆曰此言豈常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及隋文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取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

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開皇中累遷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遜或荅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煬帝卽位爲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尤工政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

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茂旣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爲晉陽官留守其常山贊務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

然任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後附表自陳
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年

論曰孫騫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
折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
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
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謹正禪代之際先
起異圖王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
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
矣張纂張亮張曜王竣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
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驛有

古人之風焉顯儁明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
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
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明甚爲朝臣所服及于後主
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從權變旣而晉陽傾覆運
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
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
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
宰縣不得爲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
令長多選舊令史爲之故縉紳之流耻居其位爰逮有
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革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爲美矣司

徒器度沉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內有
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論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
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
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牧
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馮溺於賄
貨於斯爲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銜鬚之節郎基政績
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北史卷五十五

北史卷五十五考證

孫奉傳專典文筆○典監本作與今從南本

陳元康傳是能夜闇書快吏也○能夜南本作夜能

崔季舒逃匿于廁○廁監本訛側今從南本

杜弼傳遷先州曲城令○先南本作光

龍官韞牘○一本官作宮牘作積

大業中起居舍人○監本脫中字今從南本增正

張亮傳天平中爲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典監本

訛與今改從齊書

唐邕傳夜中召邕○中監本訛申今改從南本

高德正妄說卿短○德監本訛聽今改從南本

惟此二曹不廢○不監本說六今從上文丞相府外兵
騎兵曹分掌兵馬句改正

趙隱傳母傅氏雅有操識○傅監本訛傳今改從閣本
馮慈明傳我豈從汝求活耶○求監本訛承今改從南
本

郎基傳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所監本訛好今改從南
本

茂傳魏州刺史元暉謂曰○監本史字下行史字暉字
下脫謂字今從閣本改正

北史卷五十五考證

北史卷五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四

魏收

魏長賢

魏季景

子澹

魏蘭根

族子愷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經史位終本郡太守子悅字處德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

遷太尉從事中郎初宣武時平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爲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羣氏作梗遂爲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搆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動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

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故中心以爲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爲行臺子建將還羣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諭諸氏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

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初子建爲前
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歆歆從弟
延寔頗爲奕碁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每日碁於廉勇之
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
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
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
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遂携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
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
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或爲大使撫慰
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

見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滿爲誠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忝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宰相弔賀大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強兇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畧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爲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已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

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
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籩簞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
後斂以時服吾平生契濶前後三娶合葬一事抑又非
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
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
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
卒於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
史諡曰文靜二子收祚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
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
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

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
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
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雋重收才學奏授
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
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
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
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
脩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
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悛從齊神武入朝
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悛爲齊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

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悽深忿忌時節閔帝
殂令收爲詔悽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
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
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
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
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山之南旬有六日時寒
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王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
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
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
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鬼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

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旣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

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搦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頗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

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脩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啓收兼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脩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

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
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
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
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
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因
讓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
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
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
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
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

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顯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情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情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

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
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
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
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
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
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
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琨徐陵侯景
旣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
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
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

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遺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

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
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
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
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
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
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
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
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
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
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二卷禮樂四卷食貨

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表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

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
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
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平朱榮於魏爲賊收以
高氏出自平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
若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著
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
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
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
族祖立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
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

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首傳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諂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

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畧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脩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

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若戲

此言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

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
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
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
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
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
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
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
中書在晉陽典誥詔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
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
珽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勣文詞士也聞而

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
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
元司馬氏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
立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
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
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祕閣外人
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
之太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
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
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

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
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比溫子昇
邢邵稍爲後進邵旣被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
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文
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
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
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
公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之臧不卽是任沈之
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
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

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
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
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
邢相埒旣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
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
舶至得奇貨果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
贖論三年起除清郡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
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
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
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

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
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
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
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
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
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
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
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
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
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

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
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
常其時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
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
先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
游刃晫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驚人世鼓動流
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
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
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
詎非足力不强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
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
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
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
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
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
金之產徼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
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
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
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廷幽奪

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已信私玉
非身寶過涅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
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
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旣察且慎福祿攸歸
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
於千里覆蕒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卑可大可久
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於枝望暮而萎夫
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
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
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日人

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
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
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周廟
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
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廻換
遂爲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
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
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
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卽位有年
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

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
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
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
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
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諡文貞有集七十卷收
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
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
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
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
曰佛助察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

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
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旣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
未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外兄
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荅曰
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笞籠著
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
歲收家被發棄其骨於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
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子建族子惇字仲
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忝
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盾而去惇

聞哭曰若害盾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
盾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
右光祿大夫卒惇叔偃字盤蚪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
軍性浮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
事爲時所惡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
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
學留書一紙置所臥牀內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
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
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爲亂賊所害士友傷
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儁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

辭於尚書爲請贈諡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諡曰貞烈先生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仍命以顯義爲字雅性俊辯博涉羣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旣至與語大悅謂釗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爲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

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
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問入城內見其
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
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
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爲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釗
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
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款附世祖謂釗曰
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於四表實卿一
人之力卽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釗與諸將統兵
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謂羣臣

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畧未有若釗儁加授
建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畧江左方大用
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父
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
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爲鎮西參軍
事崇討叛氏陽靈珍叛蠻魯北鸚又請爲記室參軍中
山王英討淮南又請爲記室參軍軍還求爲著作郎思
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
刪其遊辭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聞李崇稱之復
請爲掾兼知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

河王復引爲諮議王勢高名重深爲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肅宗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十八卒兄伯肩之歸也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宦學於洛中孝靜北遷亦徙居鄴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悅參軍事入齊平陽王淹辟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撰晉書欲還成先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爲上黨屯留令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爲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

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爲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負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祛以見禮因射釣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於茲不能勤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

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冀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
王室板蕩彝倫攸斃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
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
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
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
少况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爲子之道厲僕以事
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
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
年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庶幾伯
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友

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
苟容又非生平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茲鳥雀去一
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
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
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
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
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爲俗人道也
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爲之怏怏而長賢處
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終
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

疾辭卒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爲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魁偉以有容儀爲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毀金翼斂容請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嘆賞之及在馬圈不豫敕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預其事後除光州刺史更滿還朝卒諡曰夷子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始與子才相伴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爲中書侍郎普泰中爲尚書右丞季景善附

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叅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
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給事黃門侍郎甚見信
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奠季景與溫子昇李業興
竇瑗等俱爲擿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栢人西山內懷
憂悔乃爲擇居賦元象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兼散騎
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
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餘篇子澹知名
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殿
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
李德林脩國史入周爲納言中士隋初爲行臺禮部侍

郎尋爲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舅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爲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

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

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壯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諡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誠將來如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畧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澹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

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
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
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
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
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罕言澹弟彥立
位洧州司馬子滿行

魏蘭根字蘭根收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蘭根身長
八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
侍郎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
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至今乃啓刺史請伐

爲椁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
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大都督
討蠕蠕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
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
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
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
理當憤怨宜改鑲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平
人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
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爲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
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

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
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
爲災犬牙不入其境及蕭寶夤敗於涇州岐州人囚蘭
根降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
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涇岐東
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孝昌末河北流
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
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
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尔朱榮蘭根
泄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尔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

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爲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因在中山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爲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陵同請神武不得已遂立武帝太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啓授兄子周達蘭根旣預勳業位居端副始敘復岐州勳封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府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

定三年薨贈司徒公諡曰文宣長子相如襲爵相如性
亢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雅爲當時所貴早卒孝昭
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敬
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字孝衡幼孤學涉有
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子景義景禮並
有才行鄉人呼爲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至洛州刺
史子孝該孝幾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
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爲之懼
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
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

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愷於路微自陳
愷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
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愷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數日除
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論曰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爲偉器
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爲富贍足以入相如
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
不蕪持論序言鈞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
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
等並論正家門未爲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

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
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冶之義蘭根道冠
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北史卷五十六

北史卷五十六考證

魏收傳○查魏書列女傳及所補序傳并齊書收傳多有與本傳不合處

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故中心以爲愧○故魏書作敬和蓋豎眼子之名而此訛爲故耳

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未監本訛求今改從魏書

時孝武內有間隙○孝武下魏書齊書俱有猜忌神武四字

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所魏書齊書俱無之

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齊書作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

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郎知二字魏書作徒

收頗急不甚能平○一本收字下有性字

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先○監本膏字下脫唇字舌字訛古字之先二字訛不字直不成文今據齊書改正

昔遠瑗識四十九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齊書無隣字

收曰天下事皆由王○監本脫王字今從南本增正

魏長賢傳思樹不朽之業○朽監本訛朽今改正

蘭根傳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川齊書作州

因在中山神武以宿望深禮之○因監本訛固今從齊
書改正又一本神武下有至字

位至洛州刺史○洛監本訛落今改正